翁山文外

番禺　屈大均　撰

傳

接輿傳

接輿楚人邢昺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徉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車前而過其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司馬遷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邢昺又云接輿以孔子生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然鳳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蓋欲

孔子辟亂隱居無徒與諸從政者羅於殆也太訽謂接輿歌意旣深而音辭又古蓋楚風之一篇而開離騷之始者楚之辭蓋發端於接輿而大放于三閭也當其時接輿以是歌感切孔子孔子是時楚之王方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亦遂自楚反于衛則是接輿已而之意也接輿以孔子爲鳳而孔子嘗至

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嘆曰丘聞之也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車而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又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息乎陬鄉又作爲槃琴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悠兮心悲還原息陬又歌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

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郰傷予道窮哀彼
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
亦楚之聲也接輿以楚之聲感孔子孔子亦樂其
善以爲合于風雅而從而和之以已爲鳳而已亦
嘗以麟出而死爲吾道之窮而爲獲麟歌曰唐虞
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他日又嘗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
接輿之遺音也孔子以接輿爲知已故記者因接
輿而悉記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流而以孔子所
稱逸民七人終之嗟夫接輿者逸民之一人也何
以孔子不稱之此非所謂虞仲夷逸之隱居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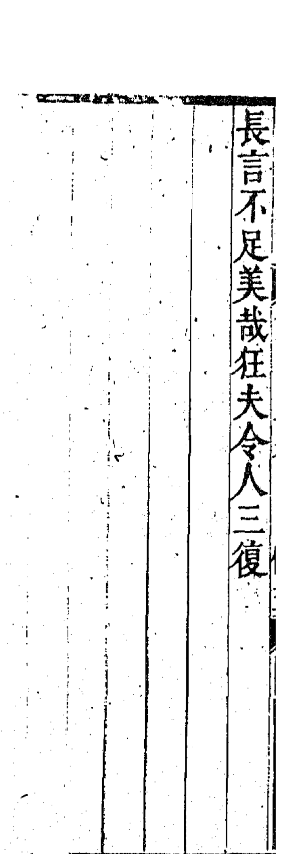
者耶大均嘗取論語中高士撰爲論語高士傳謂諸高士皆有文辭可概見獨詩歌不傳若曾點舍瑟而作其言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一歌辭也孔子嘗思魯之狂士而孟子以曾晳當其一人如接輿者其亦夫子之所思以爲古之狂也肆者乎彼夫荷蕢之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荷蓧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又皆一歌辭也是皆狂者之流也孔

子曰作者七人矣孔頴達謂七人中接輿其一鄭玄云接輿乃辟言者蓋以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故也嗟夫接輿之大端如此當孔子時隱遯之士如儀封人晨門微生畝之流一何多有其人若及門則顏閔漆雕游夏之徒皆未嘗出而仕者是皆高尚之士易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庶幾似之司馬遷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接輿諸人於巖穴之士一何多幸而得附青雲之士以施于後世也哉接輿事不多散見論語之外惟莊周氏三稱之其言曰肩吾問

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

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此接輿之言而非接輿之言也莊周蓋假之以寓其言然亦可見其服膺於接輿也已莊周所著內外雜篇其中歌辭多代其人爲之獨接輿之歌本論語而增益至百餘言蓋非接輿不能發莊周之狂言無用之用遂爲南華之本旨也噫嘻接輿誠有道之隱君子而列仙傳云接輿好養生遊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後入蜀峨眉山中此則附會之言也

贊曰鳳兮之歌滄浪之曲始爲楚聲遺音莫續屈宋衍之哀怨反覆離騷尾閭三百星宿短言有餘



長言不足美哉狂夫令人三復

河南死節大臣傳　屈大均

河南死節大臣曰呂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推官兖州陞吏部考功司主事歷文選驗封郎中　光宗崩諸臣請見　嗣君於慈慶宮門會中貴導　駕幸小南城維祺言　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輙輕萬乘仗出中止又言近習不得干政選侍宜亟移宮諸醫侍疾無狀宜按問魏忠賢銜之廷推維祺掌計矯　旨弗用罷歸　熹宗即位起尚寶司卿改太常寺少卿尋陟正卿上防微八漸及聖學疏　上嘉納崇禎三年遷南京户部侍

郎時南庚告匱官軍數萬寄命空帑維祺清覈官
吏侵欺百十餘萬楚藩侵借三十餘萬北戶部原
借一十三萬疏十事二十四奏于朝凡清屯糧八
十八萬搜剔數百萬以充南餉節省數萬以充北
餉二年間南庚遂積至一百五十餘萬又禁私鑄
專行法錢積鑄息得十萬一千及贖鍰一萬五千
餘以助北餉以修城內外倉塲及江北倉若干所
並置學田起學會　上下詔褒奬六年轉南京兵
部尚書清冗冐補操軍勤行訓練檄提督趙世臣
撫寧侯朱國弼等分督水陸諸軍偵探守禦賊偽
以數千人進香襲陷鳳陽維祺急發兵渡江制賊

近輔至安慶賊震慴不敢窺留郁 上嘗得維祺
所上章皆精明職掌因切責前任計臣某等某
誣言者搒他事中以維祺二月大計遂削職維祺倉
皇去國無以自明乃爲文告於 孝陵反覆數千
言激昂沉痛有云臣恐一去而天下之實心任事
者以臣爲前車致 聖天子孤立於上國事日以
敗壞聞者傷之旣歸立伊雒大社講學會河南河
北大飢維祺鬻產稱貸日事賑濟先是崇禎八年
雒陽大飢維祺父孔學出粟以賑全活一萬七百
餘人 上特贈右都御史賜璽書樹坊旌之維祺
繼其志三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全活二萬四千

三百餘人爲檄勸施得錢若干緡又全活數千人
上救荒八事一曰安民請免河南北加派荒甚者
全蠲舊負半蠲新糧以收思亂之人心以遏附賊
之口實二曰弭盜以剿爲實以撫爲權三曰修城
俾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名爲興作陰寓賑濟四曰
賑飢五曰平糶六曰折漕七曰蘇驛八曰勸施
上可其奏流賊三十餘萬盤據雒西詭求安揷總
理熊文燦力主招撫以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
徠新附維祺移書力爭乃止土賊王之典謀犯新
安維祺得內應數百人斬之會闖賊李自成自關
中出趼宜陽躪永寧屠熊耳以西屯壁十數雒陽

大震時福邸在城中積金鉅萬謹鎻籥牡不問援兵過者糗糒粗惡投之地詢王維祺數與有司請貸王弗聽明年正月賊逼河南府總兵王紹禹以兵門於西維祺門於北副將羅岱以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賊用羅岱軍礮具來攻紹禹兵乘夜殺陴士懸布於堞賊盡上有起於賊中者曰公昔賑飢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公可乘間逸維祺弗動賊擁以行道遇福王謂王曰綱常至重等死耳王毋自屈見鄉大夫張炳星呼其字曰東升亦至此耶勉全名節炳星頷之賊渠見維祺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維

祺瞋目叱之引頸就刃時十四年正月十九日也
年五十有五夫人郭氏聞之不食死　詔贈維祺
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諭祭葬廕一子入監
讀書建祠　敕歲祀郭氏贈一品夫人維祺世敦
孝行大父鄉幼齡喪父哀毀如成人見父燕服輙
流涕父孔學事母牛氏牛氏病腫瀕死籲天請代
感神授奇藥而瘳牛氏沒廬於墓傍　泣上酒
食十年如一日先是牛氏早寡截髮毀顏守志四
十九年有司亟以聞　詔建母節子孝坊鄉人榮
之維祺善孝經嘗撰孝經本義孝經大全孝經或
問若干卷上表進呈請以孝經列經筵端豫敎頒

諸學宮夢天帝錫芝之一本十有八莖葉與孝經篇章相應翌日芝生壁間色金紫大如升許香芬繞庭維祺拜而藏之於廟是日也　上頒行孝經之詔適至維祺疏謂　皇上達孝格天嘗謂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乃孝之大蓋此芝之爲聖天子休祥也因名其芝曰孝芝云維祺講學之暇攷正六書有音韻日月燈韻毋同文鐸韻鑰切法正指及奏議若干卷晚有存古十二篇士戒七篇以敦本訓俗爲務同產弟維祜字秦石繇選貢知樂平縣城破死之　詔贈按察司僉事稱呂氏二烈時有劉芳奕者雒陽人天啓四年舉人

知昌樂縣罷歸錐陽之陷北向自經死

屈大均曰自孔子繼春秋而作孝經二千年以來

訓釋紛紜至呂忠節公始發明大旨謂堯舜以來

帝王相傳之心法治天下之大本大經此誠廣大

精微之極論蓋至聖之神靈有以默啓之也公嘗

進言天子謂臣所以勵愚忠報恩遇者惟一部孝

經又上表章孝經八要一疏使其言行雖自今以

至萬年堯舜之君民可不絕於世也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屈大均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曰焦源溥曰王徵

焦源溥字逢源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知縣沙河調濬召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憂歸天啓初起擢移官紅九三案起源溥補江西道首劾魏忠賢崔文昇李可灼黃克纘諸奸其明綱嘗一疏言尤切直忠賢銜之出爲鳳廬道兵備僉事使文昇監視將甘心焉時忠賢生祠徧天下獨鳳陽頴川之間以源源溥禁止不得立忠賢益怒源溥遂請告歸　威宗卽位起副使分守河東會流寇蠭起秦晉騷動源溥亟募死士千人爲蒲營遂

擒賊渠王家印于曲沃又殪紫金梁于萬全斬首
萬級賊繇此不敢犯河東巡撫以功非已匿不以
聞崇禎五年量以叅政移守寧武寧武總兵張應
昌有健兒陰圖不軌源溥偵得四十八人誅之疏
聞　上賜飛魚蟒衣銀幣蓋異典云六年陞山西
按察使七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兵火之
餘死傷枕藉自代朔以北民苦飢有啖牛馬矢者
源溥請賑請蠲請屯田鼓鑄又上籌邊十議　上
大喜書名御屏謂近侍曰此欲明綱管小焦御史
也源溥與從兄源清並貴顯又面黧故云久之與
監軍太監魏國徵爭屯糧不合國徵忠賢之養子

也先是六年秋　上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國徵以司禮太監守天壽山國徵被　命即日行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侍郎三日不行何怪朕用內臣耶國徵侍　上倚任數自擅多方以悞源溥欲瘡痏之源溥又請告歸時關中流寇張甚源溥乃築四堡縣東憑高據險與鄉人爲死守討賊以數十部連歲來攻弗拔賴保全者甚衆而嘗以孫督師剛愎高白二將不和朝廷數遣使督催與賊浪戰不爲持重之計以爲憂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再戰潼關果敗績西安陷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兵備道僉事王世淸死之長

安知縣吳從義衣冠北拜投井死長安人丘東周都司掾也當自成僭號以秦王府爲僞官東周憤欲刺自成謬持屯田冊爲獻至端禮門賊覺奪其七首則大罵曰自古豈有盲賊爲天子耶賊怒抉其齒以死自成歎曰吾入關誓不誅戮一人今乃殺丘東周也時自成方欲僞行仁義脅用二三才望以收人心於是以叛臣宋企郊爲僞吏政府尚書張國紳爲僞刑政府尚書鞏焴爲僞禮政府尚書三人者爭援引秦之名士大夫以媚賊自成故知源溥有文武才遣騎要之欲授以三邊總督源溥曰吾縱不能起兵恢復亦終不與諸逆俱生不

然非但有愧於馮巡撫王兵備亦何以見東關一小樣乎賊強輿至西安自成見其方面美髯儀觀壯偉特起加禮源溥諭以逆天不祥宜翻然悔罪歸命天子立不世之功膺封侯之賞賊黨欲殺之自成不可閉之一室三日旋縱以歸源溥欲東走蒲州號召舊旅西走西寧連結祁李二土官兼羌戎之衆以保河西而圖全陝而賊防閑甚密弗得往慷慨欷歔有百二山河尚可全八千子弟今何在之句自成聞而執之是日大宴縉紳各與之奉府金銀器皿皆頓首以謝自成問曰今軍需匱甚奈何有言開鑛鼓鑄便者自成叱曰公等皆貪吏

多金今與公等約凡爲九卿者五萬大中丞三萬監司萬府州縣長吏半之其以次署露刃脅之皆戰栗署源溥盛怒鬚盡張以筆擲自成曰瞎賊奴我安得金且汝獨不聞王家卬紫金梁之事乎我殺汝渠時汝始爲賊鉎艸帚馬矢耳賊怒支解之年六十有三十二月十八日也自成令曰有敢收視者族公子之雅持刃行哭于市曰若不許我收父我則自刭自成許之之雅字大夏驍勇善射乙酉與布衣郭雄麗者舉兵於耀州張果岩敵禦之於富陽安陽郃陽諸縣境皆大挫敗旣圍慶陽以敵援大至雄麗被射而死敵憐之雅孝子置弗問

雄麗字君鎮涇陽人

王徵字良甫一字葵心涇陽人天啓二年進士初任廣平推官部民爲白蓮教所誣徵得數百人寃者釋之又築清河水閘武安河壩有功於郡丁母艱歸補揚州天啓七年瑞桂惠三王就國供億繁重民苦之徵上啓三王王皆折節以聽魏璫忠賢起大獄搆舊巡鹽御史舊知府樊房楊顏四人又搆黃山一獄蔓引至數百人吏緣藉爲奸利將不可底徵曰司理天子之執法也殺人以阿媚人死且不敢事若不直願罷斥忠賢無以奪時大江南北爭建忠賢生祠徵獨與淮海道僉事三原來復

毅然拒之時謂關西二勁崇禎元年登萊叛將劉興治據島為亂巡撫孫元化薦徵邊才 上命以山東按察司僉事往監遼海軍時徵服未闋赴闕控辭弗允至軍數月斬興治恢復金復海蓋諸州會孔有德自吳橋激變反攻登州徵城守旬餘士飢不能出戰城陷逆黨重徵不忍害使航海以歸旣下獄會赦得釋闖賊初起關中岌岌徵歸與邑令募兵守禦繕甲儲饟為桑梓計流賊屢攻不能拔賊往來飈忽數千里秦無完城獨涇陽三原安堵大抵多出徵與焦源溥方略云十六年冬西安陷賊欲大用徵使且至徵引佩刀坐于門以待謂

諸死孝者傳　　屈大均

諸死孝者曰趙廷舉曰張清雅曰萬元亨曰張維黃曰陳求之曰王賜曰田而腴曰魏允既曰王裔昌曰吳翥南曰楊師祿曰蕭鉉曰王業鞏曰許國佐曰徐安遠曰夏序功曰石東璧曰霍錄科曰王酒保

趙廷舉武鄉人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犯武鄉執廷舉之父將殺之廷舉請代不得疾歸從里人假刀里人曰百萬騎中汝雖烏能辯且又昏夜廷舉曰是賊方秣馬於庭綠衣而繡甲胸前有一銅牌予若能辯之諸君請勿阻里人授以刀廷舉乘月

黑潛往果得賊殺之羣賊大驚執問汝何人曰吾乃武鄉趙廷舉也吾已殺父仇汝曹吾不能盡殺當奏上帝殲汝罵畢投井井無水賊出而殺之有爲趙孝子歌者曰崇禎五年季冬夜賊滿山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爲願假我斧我必擊之月黑雞鳴事不可遲親族向前相泣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階諸君請勿勸止我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豺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既倒羣賊驚此兒何姓復

何名自言身是趙廷舉吾奏上帝當殲汝
張淸雅字玉楚潛山北鄉人家貧力學以教授自
資每食必念父乾餱脯饈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
十一兄死晝夜哭以頭觸柱遂眇左目里人咸敬
之崇禎十年獻賊焚刼北鄉淸雅哀請其父避賊
父不可時年八十矣病革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
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絶猶視淸雅與其僕雲滿從
窖中舁棺以殮賊將至滿趣淸雅去淸雅擗踊叱
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已而賊
擁入斧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
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

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一賊斫棺棺夫破清雅從梁間墮號哭以兩手護棺賊大驚遂斷清雅手血濺賊面羣賊笑賊怒斫清雅仆地幼子超藝聞父哭亟從廁旁躍出哭求代死遂伏清雅背賊並殺之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篠結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萬元亨字爾嘉南昌諸生鳳陽府推官仲實子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襲鳳陽入署索推官安在元亨急戴進賢冠以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賊怒加刃所持庖人刀鈍不能斷頸至數十割元亨

廼死賊以爲此推官也遂置仲實去方元亨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並執思尹將加刃元亨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年僅十有六
張維黃字修儀穎州諸生崇禎八年城陷與母匿草間賊執其母維黃躍出告賊曰吾母老矣吾之肉也肥可臠也請殺我而舍吾母挺頸求刃賊笑以爲癡殺之舍其母母曰吾不忍吾子之獨死也賊又殺之
陳求之潛山人崇禎十一年流寇至求之移家山谷其母年七十餘誤爲賊得求之以計誘賊脫其

母賊覺將殺之求之笑曰諸君何愚也豈有子以計脫母於死而子獲生者乎賊遂殺之

王瑒汝州諸生崇禎十四年賊破汝州執其母瑒曰寧殺我賊並殺之

田而腴字上則富平人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陷賊刼諸鄉大夫餉軍而腴父時震先叅政山西甚貧又不欲屈身見賊而腴往請代繫賊因之長安考掠備至而腴方以脫父爲幸怡如也旣而殺之于平陽及其二僕方是時僞尉同實主而腴同舊與而腴同里雅重其人死之夕盛爲飲具酒酣同數數目而腴已復自嘆息若不能言者而腴心知

其故徐詰同同哭失聲因具告之而腴於是起步帳外北面拜君西面拜父還就坐立爲臨終詩數十章每成一章輙自按歌聲音激昂慷慨左右有泣下者臨終謂必西首殺我我魂魄有所依歸可以報吾父矣卒無一語怨賊先是賊檄諸僞尉凡士大夫死者皆棄屍平陽市不得收視會暴雷雨賊左右大懼私瘞之南郊破壁下而腴早厭舉子業以詩古文知名當世尤工書畫爲董文敏所重遭亂軼不傳者十九海內惜之而腴曾割股愈母恭人疾其孝出乎天性然而腴死其父則不得死其母故不具論文藝之存亡抑末矣妻徐氏端謹

有婦道而胅喪歸殮訖絶粒七日而死遠近聞者皆謂時震有子孝子有婦烈婦云而胅死年三十七甲申秋八月日也

魏允貺蒲城諸生性恬淡善飲畧去小節西安陷賊執其父雖州知州國柱勒餉允貺朝夕在側及父被害人謂允貺曰盍逃諸允貺曰吾不忍離父於生顧忍離父於死乎從父而死吾願足矣卒以身殉僕羅安亦死人咸義之

王裔昌郟縣諸生城破其父敬臣與賊鬬不勝投井死裔昌慟哭曰吾父死吾生何爲亦出與賊鬬力竭謂人曰吾父在井中吾不可舍父而死于野

亦投井

吳翕南楊師祿並高淳人崇禎末翕南避亂山中有賊入室刃其父中胸翕南從樓上望見亟下求代賊殺之師祿年二十四遇亂兵父正宗被執師祿號泣求代兵異之欲留置軍中師祿不從被害人稱高淳二孝子

蕭鉉許州人崇禎間其父爲饑所陷以死葬之日鉉與妻盧氏躍入壙中殉之親戚救歸至夕書紙曰死去報饑遂夫婦同縊鉉年十五盧氏年十四閩州哀之其後饑家盡死于寇人以爲鉉夫婦有神云嗟夫彼皆童年也而孝烈若是然彼何不

爲槜里女休也者而欲死報也此非死者之所望於子與婦也吾終願孝子孝婦之生以報之也

王業鞏浙川諸生崇禎末賊過浙川業鞏負其父以逃賊射其父業鞏罵賊不絕口至斷舌以死

許國佐字班王揭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富順縣陞兵部主事丙戌九軍賊劉公顯等破揭陽國佐爲所執見其母　被拘拷掠慘毒厲聲罵賊而死

徐安遠武進諸生崇禎末挈家避亂太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叔美遇賊被創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蕙香向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污不從拷

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楊引頸自斷其喉賊嘆曰貞烈婦也懸其頭柳樹而去

夏序功武進人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擊盜同里某乘閒殺之序功尚幼擗踊哭泣不欲生既長出入恒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佯與讎善母歿嘆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邀讎共飲酒讎醉扶掖以行途間以錐刺殺之投其屍于河而自投獄不食死

石東璧三原諸生其父朋知桐城縣乙未春有賊夜入兄之屛挺矛大呼力格十餘賊賊刃及矛者五東璧奮戈助之創一賊遂罹重刃以死

霍錄科錢塘人鄰火起其父萬言奔火中救火錄科奔火中救父其子文舉復奔火中救祖及父皆被焚里人哀之

王酒保者東昌府治前酒家保也不知其名丙午八月夜鄰失火酒保與妻出視火火遽及其家酒保還負母火烈母不能下樓酒保號哭亦不下樓竟抱其母焚死

屈大均曰自中原有流賊之難孝子之爲其父母捐軀以死者不知其幾而予僅得此十餘人噫嘻死於孝人子之大變也而死可以免其父母則變文得其通然清雅之護棺超葬之伏背裔昌之投

幷父死於祖子又死於父孝孝相繼其變之極乎
與維黃允旣翥南師祿業聳國佐飲恨地下矣奈
何同死於孝而天報之不齊若此噫嘻甚矣天之
不欲孝子盡得免其父母如元亨求之而腴也於
是死于孝之道又窮亦終於變而已矣惟廷舉手
刃父仇以死庶幾無憾若徐安遠等則盡人而悲
之矣

割股死者三孝子傳　屈大均

割股死者三孝子曰鄧廣生曰趙希乾曰蕭日曠

鄧廣生字彥啓南昌人七歲能誦詩左傳史記時時述某人某事及其姓名爵里絲連縷析以教其同學諸兒人以爲神童十一歲時父仲爕患痁疾幾不治有醫與以紅丸廣生如方露宿之手捧以進仲爕服之初甚瞑眩次日疾少間踰月仲爕母病廣生亦病同一日卒戊戌八月四日也仲爕殮之見左臂有創瘢寸餘疑而問其妻妻不言而泣以問其師其師始詳言蓋廣生以父病日夕禱諸

神祈以身代剔臂肉入藥進之父病愈廣生遂不起於是仲彝哭曰吾兒能爲趙孝子吾乃不能吾猶得爲人乎哉趙孝子者名希乾亦江西人年十七刲腸以活其母

蕭日曠揚州人母病篤涕泣告天乞以身代乃抽刀三刺洞膜手引出肝切數臠作羹以進母病旋瘳而日曠創口大幾如盂血流四濺其肝不能藏魂遂以死時年五十餘人多傷之以爲養當竭力病則致憂人子之大凡也而至刺腹屠腸以救其母母之膏肓雖去子之榮血遂枯卒至於死所謂至孝通於神明亦獨何耶而張三愛及施姓者亦

割心肝以療其父母皆不死則謂天道無知得乎三愛者歙孝行里黃氏之隸人也母疾甚三愛爲母求牛羹於道行且泣遇人告之曰若母病在肝法宜即以肝補三愛夜禱於神取刀就神前洞其脇旣而肝不見以箸抉之復不出惶懼自咎曰豈我念不誠致神不我據耶方坐鐘簴間念其故手中箸子墜地俯拾之則肝出矣亟刃如指許仍納于腹衣以行縢密持歸和羹以進母一啜而神頓爽三日病如脫三愛之刲越七日亦愈施姓者溧陽上沛埠人業儒年十五六父病蠱割心療之不覺痛楚但聞空中若有萬馬奔騰聲云

屈大均曰黃生曰割肝非孝也遺體之謂何而或因以隕命不愈重其親憂乎雖然彼惟親疾是愈誠不恤以身為代夫親之遺固後於親也或曰初張所遇路人蓋神或啓之斯事固不可知然母疾得療子創旋愈不可謂非天也所憾者廣生曰曠以此而死有幸不幸耳吾又聞有姚元呂者字仲宣慈溪人與弟元台並游太學有聲出者庀脩脯居者躬溫凊更番以養其父母母病疽元呂禱於城隍神願損巳齡以畀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矣母霍然良巳而元呂遂病病數月而卒噫亦又異甚是皆所謂有天焉者非耶

女官傳其略載廣州府志

屈大均

屈大均曰嘗考廣州女子被選入宮者南齊有區美人以賢淑稱至唐武曌時南海進七歲女子則以能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則以巧於刺繡南漢劉晟時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稱之劉鋹時黃瓊芝盧瓊仙李蟾姬輩皆爲女侍中日侍紅雲之宴與諸學士賦詩爲樂皆廣州人也然妖曼蠱淫卒致其君於傾覆論者無取焉明興乃有屈美人陳司綵之流以才德入供內職夙夜勤恭爲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舊廣州府志載列女中凡得六人予簡出別爲

女官傳蓋謂女之仕也能爲天子詔后治內政而有補於君德亦與賢士大夫相等云爾

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選入宮擢爲美人奉侍敬謹上恩寵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賜宴錫賚有加復遣官送還嶺表予嘗作洪武宮詞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翟褕蓋謂美人祖姑云然竊有疑焉吾屈氏遷居番禺者秪有沙亭一族美人祖姑旣生番禺則必爲沙亭之族然未知其父兄何人或吾八

世從祖仲舒當洪武初從東莞伯何眞歸命官在京元帥府總護出鎭紫荆子伯民孫興世襲伯民以軍功陞在京都督府都總護仲舒之弟季舒以子伯通軍功贈神武衛指揮使其姪志浩以閥閱點充吏員征巴蜀有功官遼東百戸美人祖姑是其所生女子子於京中被選乎抑於番禺被選乎當選時實以知書有才藻非僅容色之美故予宮詞云然嗟夫吾屈氏婦女在昔知名於世者僅一女須今得美人祖姑而二矣吾修閨史以此二人爲吾宗賢婦女之冠可謂不誣也哉美人非女官然其初實以選爲女官進宮故以以列於女官傳之

首

陳氏名二妹字瑞貞番禺陳仲裕女也生而容貌端正在乳不啼晬日設物則左取印章右取筆既而乃取奩具家人知其不凡甫能言竊父書卷指數數字皆不忘七歲就女師聞愛親敬長之言必反復致問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誡諸書莫不潛心究之洪武二十一二十二年有中使選民間淑女入宮陳與其列十人入見□高皇帝悉命兼六尚之事陳善書數知文義後宮多師事之稱女君子亦曰女太史蓋周官所謂執禮書以從后凡后之事以禮從者二十四年八月命爲司綵以勤勞久

勑賜歸鄉仍給祿米養其家陳旣歸閫範嚴肅子
姪罕見其面有司歲時候餽皆辭却之□太宗卽
位以陳熟知典故召復前職永樂四年年四十病
終于宮帝后爲之涕泣遣中使護喪歸葬香子之
山陳家林萬曆間其族孫光祿少卿堂於廣州甜
水里建祠祀之稱司綵祖姑謂古今女德希有矣
司綵祖姑以內則佐□高皇帝后母儀一世吾家
不惟丈夫子世受國恩至於一女子應內召享祿
秩令鄉里之人稱述之曰此女官世祠豈不亦一
希世事哉陳有從女陳氏爲鍾則補妻夫亡斷髮
守志嘗奉姑避寇别墅姑卒人謂尸不宜歸祀日

家所忌氏不聽自舁尸還殯正寢人稱知禮蓋司綵之教云成化十四年年逾八十旌表

黃氏惟德南海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司寶初名廣興永樂初賜名惟德歷任尚服局局正授五品誥命宣德七年春乞歸猶處女也考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皆非進御於王者也又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說者謂周禮所言御者亦非相從於燕寢者也司綵尚服之職所謂嬪婦化治絲

臯掌王后之禮職内治之貳以賢而不以色在宮
中久猶處女亦可見人君之有禮爲君子不苟於
色者哉黃歸時□皇太后嘗作圖及詩賜之詩曰
皇明列聖御寰宇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
家邦内庭百職需賢良咨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
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昔
時鬒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
仁欲使萬物同陽春體兹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
情忻忻嶺海迢迢千萬里潞河官棹春風裏賜衣
宮錦生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爾富貴歸故鄉我
心念爾恒不忘把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雁

翙昔子貢謂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
故賦關雎□皇太后是詩其嶽音亦關雎之遺也
詩中稱黃女中士又謂少而從容知禮義噫嘻豈
非幽閒貞靜之淑女乎哉黃致仕三年至宣德十
年年七十八乃終勑葬于番禺之沙頭村鴨墪其
姪女爲大學士梁儲母累贈至一品夫人臨終謂
其少子億曰汝外王父母無嗣汝他日富貴毋使
外王父母及祖姑餒而則吾可以瞑目矣億後官
叅議爲之立祠所謂祖姑者黃氏惟德也
葉氏番禺人葉碧山之女少有淑質通列女傳女
論語洪武二十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

尋召其父及弟祖道詣闕賜宴皆授錦衣衛鎮撫
賚以金幣復其家嗟夫葉氏女子以孝敬被選非
以容姿聖天子求賢至於閨閣之中未笄而字之
女夫豈以才之難乎哉當國初廣東甫定一時賢
人君子若孫蕡黃哲之流聯翩筮仕而十餘淑女
與之同升諸朝亦一時運會使然哉廣州舊志黃
佐氏不列於傳謂葉氏王氏選爲女官其行無聞
爲然葉氏以孝敬王氏以孀婦堅辭御幸則貞節
之德可嘉矣

王氏番禺人永樂二年詔求民間識字幼女充六
尚內職於是王氏被選入宮司綵時年少權妃方

見幸特推同輩之愛固辭曰臣妾嫠婦也敢當下陳哉上重之從其志意禮遇甚厚未幾卒王氏有文學能詩其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寥亮月明中宮女恒歌之考粵中婦女能詩者始自白州綠珠其懊儂一歌至今有光金谷至唐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后命賦別兄詩則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飛又有女子作槃鑑圖名曰轉輪八花鉤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廻環讀之四字成句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廻文詩並傳又有增城何泰女其遊仙詩云鳳臺雲

毋似天花煉作芙蓉白玉芽却笑晉時勾漏令不知此物是丹砂他所賦詠書於羅浮石上甚衆世多傳之嘗被召入宮至中路不知所之與盧眉娘者不樂宮掖賜號逍遥大師還山皆女中之高尚者也王氏當明初乃以宮詞婉昵獲承恩寵玉簫寥亮之句孄孄於今有餘音其才與上官昭容花蕊夫人不相上下而節操則過之矣惜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姬之流詩皆不傳然崇禎間有降覡仙者自書云妾南漢才人盧瓊仙也留詩有云身輕不許風中立腕白愁敎月下看生不能以其詩傳死而乃為人寫其妖媚之句才女精靈歷數百年

而不滅亦可異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嗜素馨而傳蘇才人以宮中稱大家而傳復有女學士十餘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內太師李托之女長曰貴妃次曰美人及李麗姬宮媼梁鸞眞之流夫豈不能吟詠者耶是皆劉鋹女官嘗兼師傅令僕之名目者也盧瓊仙與龔澄樞尤相比以亾鋹國載南漢世家可考云

汪節婦傳

屈大均

節婦汪氏歙人同縣程國賢之聘妻也年十五未嫁而國賢卒請於父母往奔喪弗許以死請乃許衰絰入門撫棺哭極哀至數日水漿不口其母曰吾女若是志堅程與汪兩家之幸也然汝獨不念暮年父母乎汝弟尚童齔煢然二人汝朝死汝父母夕死矣節婦乃勉從母命少進食既襄葬畢有以爲尼勸者泣曰吾舅姑老矣爲尼則不終婦吾舅姑並不終婦吾泉下之夫子矣吾不忍也大均聞之曰嗟夫節婦與節臣固一道哉節婦不可以爲尼猶節臣之不可以爲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

内若雪菴和上之流猶可也竟爲僧則與遯荒之
義相悖君不得以爲臣烏乎其節夫無君而爲有
君不忍死其君者謂之節臣無夫而爲有夫不忍
死其夫者謂之節婦繇汪氏之言推之豈不可以
爲節婦之則並可以爲臣而節者之規也哉汪氏
性尤孝謹舅死事繼姑不少衰年六十餘乃終歲
之巳亥某月云

未嫁殉夫烈女傳

屈大均

未嫁殉夫烈女曰劉福姐曰程賢姑曰童姑曰宋典曰林玉娘曰楊氏女曰古氏女曰陳氏女曰二梁氏女曰吳氏女

劉福姐陳州人諸生瑞禎之女其從姑之子王志曾之聘妻也乙巳志曾年十六以病死時福姐有祖母之喪衣縞素哭泣無時父母以其爲祖母也比喪畢父母命之變服不從父母以其爲祖母哀未盡也亡何其從姑歸寧福姐相持痛哭昏絶者數稍甦則以守節告從姑不可父母亦不可從姑去越一日潛縊盡解佩飾惟戴從姑所遺一金簪

篋中無所有一斬衰衫一裙及從姑所遺二綵襪他所作針縷皆半而廢無一完物乃與志會合葬焉

程賢姑鄖城人年十七受聘安氏子安氏子卒賢姑輙慟絶顧時時製履甚工也其母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爲賢姑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或詰之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安氏子葬賢姑請臨其喪父母弗許遂著向所製履自經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辯賢姑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玼如生汗濡濡下縣令往弔贈襚焉

屈大均曰嗚呼吾為四朝成仁錄自崇禎以來女未嫁而死其夫士未仕而死其君者何多其人也若中州之烈如劉程二女者吾取以為女宗焉以親夫被執不汙觸鋒刃而死抑又難矣自女以為吾未嘗婦也而不有其死夫士以為吾未嘗臣也而不有其死君於是天下之為女為士致有不可言者矣嗚呼

童姑慈谿人年十四受聘于袁會山海寇亂姑父母乃不逮吉以歸于袁袁氏子習于禮者也女語之曰婦道正始若之何不親迎舅姑以為然女而不婦數月寇稍平姑請仍歸父母家以逮吉亡何

袁氏子病卒姑往弔一慟而絶及蘇則髮已斷矣久之有求爲婚者父母遣人迎之其舅與姑亦以勸姑痛哭曰我乃不諒于父母舅姑也已矣尚何言夜拒戶嗚咽呼天者三遂經死年方十八癸巳之春也

宋典者蔚州西崖農夫宋有懷之女也賦性樸謹寡言笑年十六許聘千字村蘭州斯無何州斯暴亡訃至典方在場圃舂穀輙慟哭欲死父母慰之曰女過矣女未嫁而男子死女不夫男可以再字法無禁女過矣典度不可奪操作如故父母信之不備乘間裂蘭氏所聘繒帨自經於母之寢門乙

己正月二十三日也人爲之歌曰蔚州有賢女顏
色勝春華許字蘭州厮納采一幅羅媒氏選吉日
不久成室家賢女年十六遊戲母側不知其他蘭
弱不勝風一折無根芽是日晒場穀賢女代母舂
聞之淚連珠心知不得雙阿母上前勸止當有好
兒郎更來聘汝賢女私自忖今日在母側明日歸
黃泉不得留事母母當自行舂大義所在何留連
手裂蘭家羅赴身空梁中阿母奔救不及驚動鄰
里女不生貴門又不習詩書十六未出嫁慊慊爲
夫死當白大吏告天子女宋族典爲字家居西崕
山乃是小家子鄰里歸母獨哭黃鳥來啄場上穀

又有歌之者曰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
衾幬始爲同心人宋氏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
崕之山年紀十五餘許配千字村村民蘭州厮大
義結夫婦忽登太山籙人壽不得久女方晒穀聞
之聲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黃泉下信誓旦旦
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愼勿捐形軀相
保親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
其日二十三白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闔門夜無
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巾挼彼紅羅帕徘徊寢
室旁自掛中門下父母起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
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培塿側乃有松柏林誰言

寸艸茇乃有柗柏心是歲九月而蔚州復有袁氏之事袁氏蔚州人同里張庭之妻庭爲陽武丞膺餉至鎮江病歿喪返陽武袁氏撫棺慟絕不食二日自經死嗟乎節烈性成也其或聞宋典之風而興起者歟

屈大均曰女已許人夫免喪而弗取則嫁禮也以夫絕我也若未嫁而夫死則死之夫未絕我我恐絕夫乎不忍絕夫則仁矣仁至斯禮至而或以爲賢智之過則夷齊之於商也君臣之分亦微矣而首陽之死孔子仁之亦何歟吾聞蔚古代也古有磨笄之夫人今則宋與袁也

林玉娘太平縣舉人翹之女許字石埭方氏子啓庠己酉秋啓庠疾卒女聞請赴喪父母弗許哭三晝夜乃許之衰經至墓上哭奠成禮乃歸見舅姑舅姑勸慰甚恐使人守之女引鏡湼其面曰守志父母迎之不返曰重服在身不可以侍父母且父母膝下多兒女何所復容未亡人舅姑老矣兒在此以代子職可乎無何舅疾篤女侍其姑李氏治湯藥三月不懈舅歿姑自剄女治喪畢越十日使具湯以浴浴罷鍵戶遂經死年十有八庚戌之夏也

楊氏女者竟陵楊薇垣之女同里王家緗聘爲室

歲癸巳嘉相以涉水死女聞痛甚其父母欲改嫁之女曰嗟乎夫夫婦也豈可以一鬼而一人乎婦而鬼其夫無以爲人矣夫而人其婦無以爲鬼矣比距其壻死且百日女先數日不食衣其衣十餘帶之十餘令堅結不可解乘夜出赴水死之所則其夫壻溺之所也其屍越三日而浮浮之所亦卽其夫壻浮之所也色如生髻鬟不散里人異之乃合葬于曰露寺旁時年十有七云

屈大均曰吾聞情之至者明必合乎幽不合則其幽也無物幽必合乎明不合則其明也無物故夫婦而不死其夫臣而不死其君者是皆以爲幽明

無物故也然以爲幽明有物而後死以從之則其
所以爲合者終亦未之能合矣嗚呼此所以貴乎
誠也歟
古氏女者程鄉人爲葉起鳳子婦未娶也起鳳病
華往視之成服而返未幾起鳳子亦遘危疾女復
往侍湯藥起鳳子自知不起謂之曰爾雖來婦猶
女也女含涕曰無論是婦是女第知爲葉家之人
而已越日起鳳子卒女將自經家人救之一日問
其姑以新壙所在往挂紙錢遂服毒艸而死
陳氏女海陽陳泩之女許字王繹繹卒女聞卽自
經家人救之已有問名者女曰吾從父親命則不貞

不從則不孝其何以爲人乎遂不食以死

梁氏高要人諸生迥濤之女年十六受聘周頌頌卒欲赴喪弗得乃毀容縞衣以死自誓父母陰改嫁之金幣至女卽自經時丁酉五月又梁氏女順德人父諸生雪筠以女許麥麥死奔喪亦弗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耳遂自經戊戌春也

吳氏女武進人吳滿之女幼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時及恕患惡疾將死女計強歸恕滿不得已歸之然舅姑皆沒矣既歸侍恕湯藥惟謹數日而恕卒女蘇衣冠慟哭斂畢闔戶自經死

屈大均曰夫爲婦與爲女不同婦可以無死以節而終其夫家之事女必可以無生以烈而終其一身之事故易曰恒其德貞蓋爲已嫁者言也節婦以生爲恒生賢於死烈女以死爲恒死賢於生自劉福姐至吳氏女凡十一人是皆女子之吉者也

施氏女傳

屈大均

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七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欲殉生家人謹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髡髮服箭衣詐爲男子携稚弟饋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纍囚皆泣下稱爲孝女自是間數日輒携稚弟一往歸坐蒻室刺繡翎毛人物易米以爲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以辱身吾何以見死夫辱吾身以救父吾何以見生父

謝之久之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踰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鄉里感其義醵貲以斂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四諸生黃虞稷吳漢葬之於分山口

屈大均曰昔楊文懿公嘗題武進胡氏貞孝卷有曰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於其翁夭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爲則男也天不得而女之矣施氏女有焉

東洞庭山三烈傳

屈大均

東洞庭山三烈一曰顏氏其夫嚴燦以仇家誣陷成獄有司積不能平顏氏左持牒右操利刃走御史臺訴寃御史以爲行刺也訶之顏氏抗聲曰妾夫嚴燦有罪知不免矣然欲殺妾夫者仇也使夫死妾亦將殺仇而死不如妾先代夫死使仇不致殺夫而妾不致殺仇言畢遂自剄階下御史大驚以事聞其夫獲釋顏氏亦蒙旌表賜葬虎丘時庚寅五月也年二十有八其居爲東洞庭之柳社一曰周氏夫葉文遂病死欲以身殉已念其父母舅姑衰老乃斬一大指納夫棺中以示信貧甚常以

針作爲庸有富人者慕其賢厚賂媒氏求之其父母舅姑旣許之矣周氏泣曰吾所以濡忍至今以共養耳今若就死以明吾之志則失其所以爲孝顧事不可兩全婦人之身節固有時重於孝者遂自經越其夫死之三歲甲辰三月也年二十有二

一曰葉氏者夫陳爾璋嫁二年而爾璋死亦欲殉之其舅諭以𩚵乳遺孤亡何孤病瘠死葉氏遂絶粒七日以死二婦皆東洞庭之白沙里人

贊曰洞庭之山秀出太湖東有莫釐隱於葭蒲七十峰中爾亦龜皃乃有三烈皎皎彼姝一人自刎以救其夫女之聶政俠也誰如一人斬指殉葬黃

壚區區示信尺寸之膚一人絕粒以死其孤孤也
不存有負舅姑嗚呼已矣妾亦何辜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屈大均

春秋於僖公元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襄公三十年書宋災伯姬卒皆以其能貞之故獨衞共姜未書意魯史記舊文無之故夫子不得而書僅錄其柏舟之詩於國風也嗟夫婦女之貞貴乎有終爲史者必求卒之年月謹書之春秋者列女傳之祖也而二百四十二年間僅有此三姬之卒可得而書而一姜之卒不可得而書聖人之不幸也當聖人之世貞之婦女若此其難顧今日去聖久遠先王之化衰微二南之風不作而婦女恒其德者於海濱一郡輙不勝書如固齋高

子所譔福州府烈女烈婦傳自丙戌至癸亥四十三年之間率皆致命一旦以死成仁寧爲賢者之過之爲高明之所難行而不肯爲不肖者之不及爲中庸之所易至在窮鄉荒落寠人賤子之中殆有甚焉舉聖人之所不得而書者高子盡得而書之噫嘻豈非高子之幸乎哉高子先烈女而後烈婦各爲年表列女傳之有年表自高子始予頃者修廣州府志亦於列女三致意將倣高子亦分爲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爲年表以與高子竝行高子其亦許我以爲有同心也哉嗟夫公甫文伯之卒而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其毋以爲不足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顧左丘明豔稱之載諸外傳文伯之令名雖損十宮女之貞則昭矣惜未得十人之姓名而傳之耳嗟夫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此亦能得之於賢者耳死於情已得爲賢况死於禮義者乎高子所書一皆慨慷自决以溝瀆之諒爲泰山之重有關於倫常不小爲婦女者不可以不知此書雖與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合爲閨閤四書人各一編日嘗誦讀可也是爲序

繼室王氏孺人行畧　屈大均

孺人姓王氏字舉姜陜西榆林衛人祖諱威爲東西二邊大將著有軍功父都督公壯猷當崇禎時從督師孫傳庭剿賊關中以威名爲賊所憚乙酉之秋有義士郭雄麗者起兵耀州張果巖自郃陽轉戰至慶陽皆大破敵公與總兵黃色俊因榆林叛卒建義旗於園林驛以應之旣而兩戰皆敗敵使人說公降附公曰吾榆林王氏祖父昆弟世爲天朝將帥吾亦受國厚恩不可以辱投城下而死一子年十餘歲殉焉是時舉姜生始三日母任夫人懷之以走侯公家侯公之妻舉姜之諸姑也新

歿有子匡國在襁褓任夫人左乳匡國右乳犖姜血淚不絕於頤孀守十有七年而沒犖姜旣長姿容端麗性復幽閒貞靜嘗讀列女傳至少君德耀慕之侯公及繼室趙夫人篤愛以爲己女欲得才賢之士爲配趙公爕鼎者趙夫人之弟也以叅將分守代州有威重而慷慨好士與富平李子因篤交最歡侯公託趙公求壻趙更以屬李子丙午子有事華山賦西嶽詩百韻李子見而驚嘆以書告趙及副使陳公上年皆使使來迎將至代李子先人爲蹇修副使納幣趙喜曰吾有以報侯公矣子固辭母在天南娶而不告於禮不可趙留之幕府

疾遣騎士告侯先是侯公之兄鶴慶太守公判固原州晋家固原以故皋姜在焉使至侯公問狀則以西嶽詩對皋姜聞之曰是隱君子耶無愧吾先將軍矣於是皋姜自固原啓行入蕭關出潼谷踰于黃河登頓霍太山之坂凡三千里而至代旣殯則謂寻曰吾父忠兄孝須夫子之文以傳然夫子高隱亦須妾也與俱寻曰昔者古丈夫與毛女玉姜當秦之亡同棲皋嶽寻心甚慕之今寻更字皋夫而以皋姜字子矣皋姜曰甚善然夫子謂吾秦女必期終隱於秦耶吾姑老矣方與而弟而妹僻處于羅浮羅浮亦仙靈窟宅也盍相與歸乎戊申

秋九月遂行女阿雁生始四十有七日犂姜襁抱以出雁門歷雲中上谷踰軍都關邊風嚴寒雨雪綏綏不止人馬僵仆者日凡三四至京欲少淹留以候春煖犂姜不可於是買舟直沽斧冰以行至濟寧河腹盡堅乃復舍舟而陸雪深坭滑二騾子駕一大車匍匐不前予數下騎扶車夫婦相困頓道上歲逼小除乃渡江止秦淮而休焉明年已酉洎八月始抵番禺故里斯時也吾母喜犂姜之能來舍西北高爽之居而就東南暑濕亟稱之曰孝哉婦孝哉婦既受家政與仲娣娩娩聽從事無大小必以請雖秦粵語音間未盡通然先意承志輒

能得吾母之歡心吾母膳羞亦豐亦潔乎貧嘗以其貴家子朝夕拮据爲苦舉姜顧甚安以適也獨是寓廬湫隘無以爲寢處之安吏部尹公源進者方治園林遂相要移家東莞以今庚戌春正月十一日赴焉掃除未畢而舉姜以小產中風一夕卒矣是爲月之二十七日也嗚呼天乎何喪乎孝婦之速不使偕老百年終其共養之志乎乎茲七十之親其何以止其淚之浪浪乎無婦則吾母不能得婦之養今有婦適以傷吾母之心昔吾母三年而望婦欲一見新婦而死斯言甚悲今也婦萬里而就姑不憚間關之苦乃一見姑而遂以死也乎

何辜於天致母之不得有婦而婦之不得有姑兩齡之女並不得有其母乎使非吾母無依予縱不哭而神傷亦安能不爲婦而死也乎舉姜生將門而樂儒素自歸予食菲衣粗不厭所苦者嶺南毒熱水土難嘗入冬來數數患病病輒腹中脹懣自恃壯年弗藥竟以此死距其生於丙戌正月七日得年二十有四餘二十日已耳嗚呼痛哉誠知舉姜夭折如此亦何忍萬里携歸使其魂爽羈孤不得依依於所親也當在雁門時毳幙月明舉姜數持胡琵琶彈甘涼州諸曲以爲予歡女奴前進葡萄之醞及揄肉沙雞之羹飲啖未終淸笳驟發戰

馬羣嘶淒凉鳴咽之聲夫婦為之徬徨不寐已而共上闕樓前望滹沱後瞻句注往往坐至夜半相樂也已而相悲欲留則吾親在彼欲去則舉姜之親在此而今已矣相樂者固不可常即相悲者亦不可得而再矣舉姜性好文方學五言詩眞書未就聰明善記離騷玉臺新咏及予述昏贈內諸詩一一能舉其辭刺繡巧絶兼能走馬射生鞦韆蹴踘圍棋諸戲嗚呼其重可思也已予無以傳之當世立言君子倘憫其賢淑及乃父乃兄忠孝錫以誄辭則舉姜死且不朽

繼室黎氏孺人行畧　　屈大均

孺人姓黎氏東莞人年十六母陳媼卒兄行賈南寧未返孺人獨與其父海雲公居織作組紃以養親戚稱之幼知書能作五七言詩以教里中諸女士先是予喪華姜有悼亡詩數十章爲莞中人傳誦孺人見而悲之以爲情文兼至也予自華姜之没私謂世之聰明端淑女子當無復有繼之者自顧何人有一華姜爲之先豈復有一華姜以爲之後耶一日有以孺人來言者吾母親往視之見其容止靜莊應對有度左圖書而右鍼繡手作口吟晨夕不輟以爲有古賢媛風心甚悅之數數遣媒

以求兮亦念家無冢婦不可以承宗祧既聞孺人甚才以問筮人則得歸妹之上六筮人曰此婚而不終者也會有雷陽之行不果納幣比歸而媒氏來言彼女自重其才然其意中亦似有一舉夫也者今病且日甚矣古美女之篇有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彼女之謂也盍早諸之歲辛亥小除始迎焉孺人既歸以兮潔身弗仕有當於古逸民之高爲詩見贈有曰道因磨鏡重名以賃舂香兮則以束皙補亡之詩爲孺人誦曰兮夫婦以此爲師矣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兮之謂也彼居之子邑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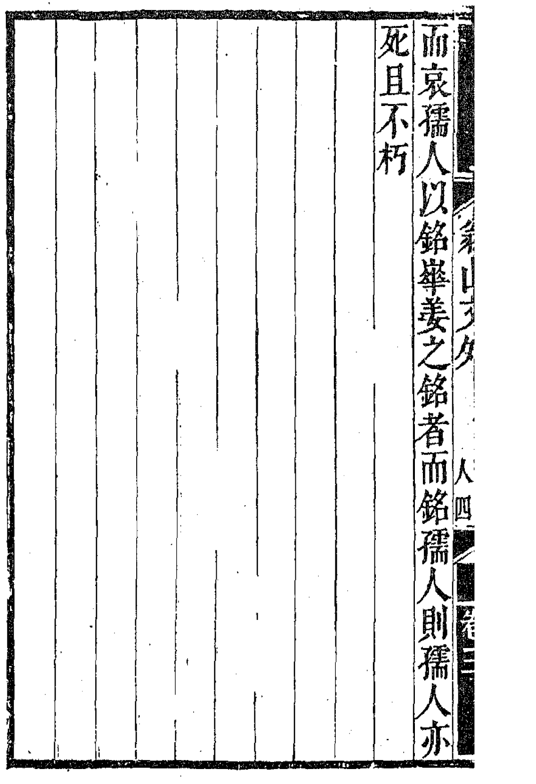
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子之謂也而題所居曰萃陔以見其志云孺人體素虛羸先是癸丑秋產一子未期而又有身子飲無乳孺人日以乾柿甘蕉嚼飯哺子乃益瘁劬未幾孚母得風癱之疾手足拘攣不能自運孺人日執碗箸飯姑爲姑盥櫛著衣裳撫摩抑搔無須臾而離床下雖甚病羸未嘗分其勞於叔娣也當殘臘天寒雞未二鳴而起取糜粥雞子以啖姑諸妾媵輩方熟寐未之知也其待親戚有禮與娣姒女叔友愛無間言於妾婢寬慈靡有疾厲言色孚母嘗謂孺人恭儉溫柔蓋多得詩人之敎然亦其天性所致云甲寅春孚從

軍於楚既行而孺人產一女又患痁瘧左右乳兒及女乳益少兒瘦而黃始傭一食母以分乳而敵人偵知予上書言兵惡之將遣兵潛捕家口孺人倉卒扶姑昏夜一舟泛然不知所適而食母弗能從也比至沙亭之鄉炎毒所蒸癰疽潰發孺人側臥地上膿血淋漓兩嬰兒蹲伏胸間啜乳乳益不飽晝夜交啼虛市遙遠罕魚瀋肉羹之滋日得一味以進姑姑食無餕餘孺人但以虀鹽強飯而已方是時予建義始安爲某大將軍監督漢土官兵進取敵人聞之又將不利於予家孺人提挈十口朝茭塘而夕大埔奔走不寧已而楚中所遣六將

軍之師西至端州閱中所遣兩將軍之師東至惠陽而大埔邊山之寇乘機爲亂於是孺人復趣佛山風雨中漁篷破漏寒噤蒲伏竟日炊煙不能舉水苦淺船剌不前亂兵騰踏而至孺人益驚悸無人色而病自此篤矣丙辰春二月予謝事歸方服冠帶拜親孺人强起陪拜執爵稱賀既而假館友人甫上輿見有舁空棺而過者孺人心惡之是夕遂謂予曰妾忍死三年備嘗艱苦賴天之靈得老姑稚子無恙今事畢矣古詩云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妾今者殆將死矣因泣下沾衣不能已予以好語慰之更延二醫卒不效越十餘

日所產之女病殤孺人益悲痛海雲公自東莞來年八十餘矣氣喘急無言但撫孺人而泣孺人血淚交頤亦但泣六月之四日遂爾不起嗚呼痛哉計孺人生於丙戌年二十六始歸予年三十一而終得與予爲夫婦者僅及五載而五載之中朝暮相見又僅得二十有三月憂貧患疾之日殆幾半之其生也與犖姜同年而皆天命不永犖姜爲予之婦亦僅二十有八月所生一女相繼而亡孺人今猶幸有一子也予無所得於犖姜今猶幸有所得於孺人也孺人諱靜卿字綠眉少喜學禪嘗自稱綠眉道人所居樓名曰道香詩卷則曰道香樓

集旣沒于於箱匳得數絶有曰一片蒼苔紅不滅落花爭似淚痕多蓋寄于之作也嗚呼一何心悲至此于竊自悔以孺人賢而有文可以爲閨中性命之友顧乃遠違家室從事疆埸爲三載之別以累孺人其毋乃非人情也耶猶幸及早辭歸得周旋於四十四日之中以與孺人相訣也孺人殯宮在佛山以客次弗克久留是月十三日即祔葬先公漏口之丘與舉姜同穴舉姜其亦不孤也已獨是墓門無銘不獲與舉姜並傳則于益有負孺人無以爲泉下之慰用是粗述行事率其所生子明道抆淚以請於二三君子其尚以哀舉姜之哀者



而哀孺人以銘舉姜之銘者而銘孺人則孺人亦

死且不朽